

# 有韻之訓詁—— 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探究

彭家正\*

## 摘 要

清代官宦詩人許瑤光於咸豐年間任職嘉興太守十餘年，勤政愛民，造福百姓，被上海《申報》譽為當世的賢太守。作為一個中國傳統文人，許瑤光治民理政之外，筆耕不輟，以詩的體裁記錄下一生的悲喜起伏。

《雪門詩草》不僅是許瑤光的生命寫照，亦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見證書。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組詩是許瑤光青年時代的作品，顯示其對《詩經》的個人觀點。其中，被錢鍾書《管錐篇》稱讚「大是解人」的第14首：

雞棲於桀下牛羊，飢渴縈懷對夕陽；

已啟唐人閨怨句，最難消遣是昏黃。

豐富的意象性詮釋，已經成為《詩經·君子於役》的最佳詩旨。

---

\* 中興大學中文所博士生。

許瑤光長期以來不受重視，因其以官顯非以文名。本論文藉由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此組詩發掘這位社會詩人「吟詠時事，考鏡得失」特色；另一方面，「論詩絕句」具有歷史淵源，自杜甫以降已成為中國文學之一文體形態。許瑤光自言：「前人有有韻之語錄，正不妨有有韻之訓話」，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承繼論詩絕句的傳統，並開拓經學詮釋的另一種形式，值得現代學術界重視。

**關鍵詞：**許瑤光、雪門詩草、詩經

# 有韻之訓詁—— 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探究

彭家正

## 一、前言

錢鍾書（1910 - 1998）《毛詩正義》釋〈君子于役〉一則，引用清代官宦詩人許瑤光（1817 - 1882）對《詩經·君子于役》的解釋：

雞棲於桀下牛羊，飢渴縈懷對夕陽；已啟唐人閨怨句，最難消遣是昏黃。<sup>1</sup> 詩人體會，同心一理，錢鍾書認為許瑤光掌握住此篇的主旨「大是解人」。<sup>2</sup> 事實上，此詩僅是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組詩中的第 14 首，囿於文學上的知名度，更因為許瑤光以官吏循聲知名，非專勤於文章之學；故學術界對其之瞭解，僅限於錢鍾書所引之詩，相對其著作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與研究。

---

<sup>1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〈再讀詩經四十二首〉，見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續修四庫全書，據清同治 13 年刻本影印），卷 1 頁 7。

<sup>2</sup> 錢鍾書：《管錐篇》第一冊，（北京中華書局，1996 年），頁 101。

《詩經》之學由來已久，註釋訓詁，恆河沙數，可說是中國古代文學典籍中「說解最詳、派別最繁、爭議問題最多的書。<sup>3</sup>」無論何者，未有如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之形式呈現個人意見者。

本論文選擇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這組詩作為研究，首先是發掘這位長期以來被忽略的社會詩人，其詩作流露出的「吟詠時事，考鏡得失」之特色；此因許瑤光一生身處鴉片戰爭和太平軍起義前後，本身尤其重視文化教育事業，許多觀念以詩作表達。其次，從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這組詩中觀察流傳千年的經學典範《詩經》，如何被一般文人而非經學家所詮釋，顯示出何等特點。雖然許瑤光於這組詩的序中曰：「向未精研註疏，何敢輕說經文。<sup>4</sup>」其與經學家的不同觀點，正可提供研究者一個新的視野。最後，探討以韻文（許瑤光這組詩以七言絕句形式）闡釋韻文（《詩經》為四言詩）的可行性。作者自言：「前人有有韻之語錄，正不妨有有韻之訓詁」，此種「論詩絕句」的形式，自杜甫（712-770）以降已成為中國文學之一種傳統形式，具備歷史淵源，許瑤光利用同一形態解讀中國經典，正顯露其識見之卓越不凡。

## 二、許瑤光生平與其著作

許瑤光，字雪門，號復齋、復叟，湖南善化人。許瑤光一生除官宦之勞，筆耕不輟，著有詩集《悠游集》、《蒿目集》、《上元初集》，散文集《談浙》，重修《嘉興府志》。之後，詩集匯編為《雪門詩草》13卷，另外包含《衍大謠諺》1

<sup>3</sup> 洪湛侯：《詩經學史》，（北京中華書局，2002年），自序頁1。

<sup>4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1頁5。

卷，共 14 卷，有同治 13 年刻本。<sup>5</sup> 本論文探討之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即收在卷 1《悠遊集》中。

根據王先謙（1842 - 1917）所寫〈誥授資政大夫浙江嘉興府知府許公墓誌銘〉，許瑤光曾祖許大沅，祖父許宏安，父親許永璜，母親張氏；長兄許仁甫，二兄許次衡。<sup>6</sup> 許瑤光娶妻長沙朱氏，先卒；繼妾陸氏。許瑤光育有四子：許方鈺（殤）、許方義、許綬若（湖北候補同知，比許瑤光早卒）、許方藻；有四女：長女詠梅適武昌縣學生劉蔭柔，次女憶梅適道州增生何慶銜，三四未字。許瑤光有孫男五：許鍾嶽（殤）、許鍾翰、許鍾藩、許鍾琇、許鍾錡，孫女十，曾孫女一。<sup>7</sup> 此銘乃由孫子許鍾翰請王先謙所作。

作為中國傳統文人，許瑤光的生命自是以宦途為其目標，限於父親之喪，許瑤光錯過應試之期，直到道光 29 年（1849），32 歲之際，科拔貢，才開始往後的仕途生涯。

### （一）許瑤光的仕宦生涯

咸豐 2 年（1852）秋，許瑤光赴浙江出任桐廬縣知縣，2 個月後，卸桐廬事務去杭州，於省試時任譽錄官。同年 12 月任淳安縣知縣。咸豐 6 年（1856）任常山縣知縣。咸豐 7 年（1857）任諸暨縣知縣，安民養生。咸豐 9 年（1859）補寧海縣知縣。咸豐 10 年（1860）3 月調署仁和縣知縣，同年 11 月，再任諸暨縣知縣。以上各縣均在今浙江省境內。影響許瑤光宦途最大的兩件事，第一件發生

<sup>5</sup> 案：據許瑤光玄孫許維格所寫〈許瑤光傳略〉，《雪門詩草》尚有 16 卷本，第 15、16 二卷為《上元二集》，為許瑤光在光緒 1 年乙亥至 8 年壬午之作，光緒 24 年校刊本，但此本世無所見，各地館藏均無著錄，尚待考實。

<sup>6</sup> 案：王先謙所作墓誌銘未列許瑤光母親及兄名，此據《悠遊集》敘補。

<sup>7</sup>（清）王先謙：〈誥授資政大夫浙江嘉興府知府許公墓誌銘〉，見王先謙著：《虛受堂文集》，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，續修四庫全書），卷 10 頁 1-2。

在其任職二度的諸暨縣任內，第二件則是嘉興縣任內。

清朝咸豐年間正值太平軍和第二次鴉片戰爭。咸豐元年（1851），洪秀全（1813 - 1864）金田起義，3年攻克南京建立太平天國；咸豐10年（1860）忠王李秀成（1823 - 1864）進軍浙江，進攻諸暨。當時駐軍扼守城中，縣官出城負責後勤之事。李秀成繞越諸暨，突陷蕭山。清兵退保杭州，忠王復分兵回取諸暨。9月26日四鄉火起，許瑤光準備安撫鼓譟的獄囚，又以為駐軍「百勝勇」尚在，至東門遇賊兵三人各以長刀連劈。許瑤光右額、右耳、右肩、頂心共受六傷，不支昏倒；甦醒後有老嫗扶其行過江橋，又遇黃衣兵二人，見其鮮血淋漓遂讓路放行；東門外落馬橋的馬姓百姓舁其至楓橋，裹傷後去紹興府。29日府城陷，脫離虎口的許瑤光身無分文，至甬江口，杭州胡雪巖買船送其至舟山。<sup>8</sup>

同治1年（1862），許瑤光謁左宗棠（1812 - 1885）於衢州，二人一見如故。左宗棠訪詢浙江民眾，知其在官無惡劣狀。12月28日特奏〈查明失事可原各員懇請免罪留營折〉，以許瑤光「在浙多年，歷任均著賢聲」<sup>9</sup>，更說明許瑤光在諸暨任內，「帶團守城二十餘日，履獲勝仗」<sup>10</sup>，請求留營幫辦營務。同治2年（1863）1月13日，皇上諭示：「革職免其治罪，准其留營差委。」<sup>11</sup>

同治3年（1864）4月18日，閩浙總督左宗棠上奏〈請以許瑤光等分別委署嘉興等府事片〉，以許瑤光「守潔才長，堪以委署嘉興府事」<sup>12</sup>許瑤光即赴嘉

<sup>8</sup> 案：此段史實，分別見載於《雪門詩草》、《談浙》，然二者所記刀傷略有出入。《雪門詩草》中許瑤光於〈難忘〉組詩第18首自註「左右額、頂心髮際、右耳根、右臂膊，共受七傷」。參見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9頁27-28。（清）許瑤光：《談浙》，見鄧之誠、謝興堯等編：《太平天國資料》第6冊，（台北文海出版社，1976年），頁582。

<sup>9</sup> （清）左宗棠：《左宗棠全集·奏稿（一）》，（湖南長沙岳麓書社，1996年），頁150。

<sup>10</sup> （清）左宗棠：《左宗棠全集·奏稿（一）》，頁150。

<sup>11</sup> （清）左宗棠：《左宗棠全集·奏稿（一）》，頁151。

<sup>12</sup> （清）左宗棠：《左宗棠全集·奏稿（一）》，頁424。

興上任。10月，左宗棠入閩前再次上奏〈特保政績卓著知府折〉，奏請免罪留營。

<sup>13</sup> 左宗棠三番兩次的為許瑤光上奏保官，無疑是許瑤光生命中的貴人；另一方面，也因許瑤光自身潔愛清廉樸勤，方能獲得左宗棠的提昇與百姓的擁護。這一切得力於許瑤光的家訓，雖然許家寒素，「幼即以耿介自持，此源頭冷起也」<sup>14</sup>。

上任後的許瑤光首先安定民心，整飭軍紀；撤走湘軍，號召逃亡在外的業戶還鄉，廣招客鄉農民墾荒，逐漸恢復生產。此外，重修府學和試院宏文館，集資重建「鴛湖書院」。根據《嘉興府治》記載，鴛湖書院於康熙55年（1716）由郡守吳永芳創建，歷經各任知府集資重修括建。咸豐10年（1860）燬於兵燹，同治3年（1864）布政司蔣益澧捐廉為倡，知府許瑤光集資重建。許瑤光在「鴛湖書院」設立「三賢堂」，從浙西嘉興有學問的名人中選出陸隴其（1630 - 1692）、張履祥（1611 - 1674）、陸贄（754 - 805），以之作為學生的榜樣，許瑤光又請左宗棠寫「景行維賢」匾，掛於堂內。<sup>15</sup> 許瑤光亦作詩為記：

匾字來從閩，維賢助景行。軍書方奏捷，教化最關情。士豈文章恃，功宜道德程。才華儲內相，湖海慶昇平。<sup>16</sup>

另一方面，許瑤光率邑紳重修嘉興、秀水等縣學，修後均有許瑤光的碑記。次年，嘉興府七縣參加縣試、府試、院試的，多者百餘，少者三四十人，鄰近的湖州府和杭州府各縣參試者均不過數人，一二人而已。以後，嘉興府和七縣科試成績均居全省前列。

許瑤光在嘉興任內十分重視農業生產，在其詩文中有大量關心農事和農民

<sup>13</sup>（清）左宗棠：《左宗棠全集·奏稿（一）》，頁537。

<sup>14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〈送左恪靖伯督師入閩〉序文，見《雪門詩草》，卷7頁21。

<sup>15</sup> 參見（清）許瑤光等修、（清）吳仰賢等纂：《浙江省嘉興府志》，（台北成文出版社，1970年，據清光緒5年刊本影印），卷8頁29-33。

<sup>16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〈修鴛湖書院〉，見《雪門詩草》，卷9頁12。

的作品，〈城市〉一詩序文云：「兵火之厄，附郭爲尤，善後事宜，群謂宜先興市，余意不以爲然。<sup>17</sup>」經歷戰爭之苦的許瑤光體驗到「干戈既定講農桑」，以農立國的中國，惟有鞏固農業根本才能快速恢復經濟。同治 12 年（1873）許瑤光任期已滿，將進京向皇上述職。從同治 3 年履任嘉興太守，至今歷經 10 年，在〈嘉興俸滿入覲書事〉詩中，許瑤光云「嘉禾太守十經春，二百餘年我一人」<sup>18</sup>。10 年來，許瑤光「桑麻重墾費經綸」，建設嘉興爲百姓謀福利，懲槍船、除漕蠹、濬河、修石門城、修鴛湖書院等，種種措施使得嘉興民和年豐百貨鱗集，農頌於野商歌於市。據光緒 34 年（1908）《嘉興縣志》吳仰賢（生卒年不詳）記載，當許瑤光將離開嘉興時，士庶「相與扶老攜幼，遮道攀轅，延公於亭。」<sup>19</sup>「來許亭」的建立，象徵許瑤光的嘉興政績與百姓擁戴。「來許」二字，典出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之什·下武》：「昭茲來許，繩其祖武」<sup>20</sup>，顯然嘉興百姓一方面期盼許瑤光再任知縣，一方面亦期望許瑤光能夠繼續以往政績；雙重意涵，深刻的表達嘉興人民對這位賢明知縣的愛戴。當下的許瑤光即席作詩答贈嘉興耆英：

……我今述職入京闕，南湖餞酒金尊凸，嶽嶽賢豪會若雲，歡然令人不忍發。……我來樵李已十年，茲去不過三月天。久別自契闊，暫別胡纏綿。探懷錦繡詩百篇，重壓我船船不前。人生有情宦有蹟，湖雨湖煙渺無極。月波樓榭金陀園，青苔碧草生顏色。鴛鴦有約定重來，且作長歌題素壁。<sup>21</sup>

詩中樵李和鴛鴦均指嘉興。「樵李」是嘉興古稱，亦爲歷史悠久的特產珍果；鴛鴦即鴛鴦湖，是嘉興南湖別名。第二日離別時，嘉興父老燃銀燭，懸珠燈，彩船

<sup>17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9 頁 21。

<sup>18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2 頁 5。

<sup>19</sup> 許維格編：《許瑤光史料集》，（浙江秀州書局，2004 年），頁 31-32。

<sup>20</sup> 《詩經注疏》，（台北藝文印書館，1997 年，十三經注疏本），卷 16 之 5，頁 9。

<sup>21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2 頁 8。



相送。許瑤光乘船經上海、天津到北京，同治 12 年（1873）7 月，清帝召見許瑤光於養心殿之西閣，退謁樞密（軍機大臣），垂詢其「出身籍貫及年庚，更問雙親與弟兄。睹面創痕憐戰績，關心風雨察民情。」<sup>22</sup> 既關懷許瑤光的個人狀況，亦重視其在嘉興的政務。之後皇上便重許許瑤光回任嘉興，成為從古無有，連續兩任的嘉興太守。

太平軍戰爭後，嘉興地區人口由近 300 萬人下降到同治 12 年（1873）的不到 100 萬人。光緒 6 年（1880）3 月，浙省巡撫譚鍾麟派道員王蔭樾等到嘉興「查荒」逼加征糧數額。許瑤光在此案中，同情鄉民保護百姓，勘實是非為民伸冤；在復浙撫稟中力陳乃道員辦理不善激起民變，責不在民，亟請乞休。因許瑤光不按撫督之意如實稟報，6 月 13 日被掛牌另委。7 月 23 日，上海《申報》登載〈嘉守罷官記〉的消息<sup>23</sup>，聲援許瑤光。當時嘉興由「查荒」而激起民變的大案，震動各方。上海《申報》自 3 月 28 日刊登嘉興「查荒鬧事」的消息，連續發表二十多篇相關社論、文稿和消息，如：〈論嘉屬鄉人抗勘荒田案〉、〈論杭州調兵赴禾〉、〈論民變〉、〈論杭嘉湖三郡民情〉、〈恭錄諭旨〉、〈嘉興府許瑤光嘉興縣廖安之通稟〉、〈嘉興府知府許瑤光復浙撫譚中丞稟〉等，批評浙江當局，同情浙江鄉民。7 月 25 日《申報》再次發表〈書嘉守罷官記後〉的社論，稱讚許瑤光為近世少有的賢太守。<sup>24</sup> 明清時期，知府退居地方官之列事皆稟承上司，逐漸形成官場陋習，因循推諉時常可見。許瑤光當為之事必主之，政績卓著受百姓擁戴。光緒 7 年（1881）浙江巡撫調任，繼任礙于輿論和民情命許瑤光回任嘉興知府。嘉興父老即在三塔擴上建「許公三至亭」，廳堂龕內盒中裝有許瑤光離嘉興登船前脫下的「朝靴」一雙。但許瑤光仍居杭州慶春門，菜石橋西塊南隅，馬所巷家宅

<sup>22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2 頁 24。

<sup>23</sup> 上海申報館編輯：《申報》，（台灣學生書局影印本，1965 年），頁 2-3，清光緒 6 年 7 月 23 日。

<sup>24</sup> 上海申報館編輯：《申報》，頁 1，清光緒 6 年 7 月 25 日。

「長園」。

光緒 8 年（1882）11 月，許瑤光病逝杭州，葬於湖南長沙瀏陽門外，東鄉圭塘許家沖，許氏宗祠祖墳山。其所藏一批圖書贈於嘉興府學，其後人又將在長沙餘下的所有藏書，捐贈於嘉興市圖書館。

## （二）《雪門詩草》

許瑤光之《雪門詩草》共 14 卷，乃許瑤光一生之詩集總匯，包括《悠遊集》2 卷、《蒿目集》4 卷、《上元初集》7 卷、《衍古謠諺》1 卷。許瑤光作《雪門詩草》總敘之外，每一詩集之前皆有獨立敘文，說明詩集創作之源由，以及各詩集之創作背景與收錄年代。許瑤光之詩集是有意識、有系統的編列，完全按照一生之成長年代順序編輯詩作，讀畢《雪門詩草》即對其一生具備詳實的瞭解。

《悠遊集》多屬紀行聞見，分為上下卷，上卷總編自道光 20 年庚子至 28 年戊申止，下卷自道光 29 年己酉至咸豐 2 年壬子止，共編詩 315 首。《蒿目集》為咸豐間官浙江時作，多有記述清軍與太平軍做戰之史事，所編從咸豐 3 年癸丑至同治 2 年癸亥止，共編詩 609 首。《蒿目集》所錄詩篇，可與許瑤光《談浙》參看，對於中國近代史事有交互參酌之功。《上元初集》則為嘉興雜詠及北上詩，俱為時事，詩無華彩，極摭拾之富，總編從同治 3 年甲子至同治 13 年甲戌止，共編詩 880 首。《衍古謠諺》錄詩 55 首。按照許瑤光《雪門詩草》總目所記，共 1859 首詩。

許瑤光作詩質實，包涵內容至為廣泛。其詩不乏歌詠抒情之作，具有藝術欣賞價值；又含不少史實記述可供文史考證，具有歷史文獻價值。許瑤光認為，詩應以寫身世，寫各有關切其身其世之詩，不可稍易。《雪門詩草》總敘便曰：

際休明時，人知作褒美詩矣；然褒美而無實，直諛詞耳。處憂患時，人知作諷刺詩矣；然諷刺而不當，直下流汕上耳。……吾謂運意措詞宜法古，抒情寫景宜從今，或歌或泣隨所遭。曲盡其態，渺無成見，與其間庶。作

詩者如署行義年，覽詩者如親見當時事，則真切矣。<sup>25</sup>

此段序文為許瑤光作詩的主旨，觀其《雪門詩草》，「不計工拙，惟取事實」<sup>26</sup>，這是由於許瑤光留心時事，聞見廣博，更主要的在於他抱持的創作理念——「不要時譽不求奇，夢筆生花只自知，誰識孤吟滋味永，蒼茫獨立是吾師」<sup>27</sup>。許瑤光不似吟風弄月的詩人，以樂府寫時事，以「詩史」杜甫（712 - 770）為仿倣對象，力求詩作「褒貶悉當，蘊藉和平，慷慨直實，可興可感」<sup>28</sup>。林鈞（生卒年不詳）的《樵隱詩話》對許瑤光讚譽不已：

予嘗有句云：「詩人能憂國，杜老與放翁。」今于吾鄉得二人焉，其一則許雪門觀察也。<sup>29</sup>

林鈞此論直將許瑤光的憂國慮世與杜甫相比擬，是對許瑤光的最佳讚譽。此外，橫跨清末與日治時代的台灣古典詩人王松（1866 - 1930）認為詩之為道，可以「知人心之邪正、風俗之厚薄、時政之得失、國家之盛衰」，因此「頌揚譏刺，在所不廢」；另一方面，王松亦指出「詩宜以溫柔敦厚」為主。<sup>30</sup>從此角度出發，對於許瑤光的詩作，王松認為：

楚人許雪門觀察所著雪門詩草，讀之，自道光至同治數十年來國家之治亂、將帥之賢愚、民情之苦樂、中外之情形、軍務之勝敗，歷歷在目。直筆褒貶，語復蘊藉，深得忠厚之旨，且可為他年史料；直足與曾文正公集共觀，

<sup>25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總序，頁3。

<sup>26</sup>（清）林鈞：《樵隱詩話》，（台灣大學圖書館藏，清光緒2年刊本），卷10頁20-21。

<sup>27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〈論詩〉32首之20，見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7頁29。

<sup>28</sup>（清）林鈞：《樵隱詩話》，卷12頁3-4。

<sup>29</sup>（清）林鈞：《樵隱詩話》，卷10頁8。

<sup>30</sup>王松：《臺陽詩話》，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，1994年），頁14。

而察知當年得失之源焉。<sup>31</sup>

曾國藩（1811 - 1872）為清代有名的將領，「風聲、雨聲、讀書聲，聲聲入耳；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」的名句，令後人傳誦不絕。曾國藩是通才型人物，「泛覽博觀，於經史子集之中，各有會心」<sup>32</sup>，其性格崛傲，以道統自任。王松將之與許瑤光並列，在於二者記錄史事之運筆忠厚，務求詳盡，議論縱橫之間仍能涵蘊慰藉。

許瑤光「論詩主張與時代氣息相通，反對依傍宗派」<sup>33</sup>。在其《雪門詩草》裡有不少論詩之作，對詩詞具有獨自的見解。不僅從理論上提倡文學創作要關乎時事，也自覺地履行這一創作主張。詩作所寫官吏是非、軍政得失、民間憂樂，幾乎都與戰爭有關。如〈難民行〉寫出了連年戰亂，難民「蓬頭鵠面腰纏草，手扶竹杖荒山道」，離鄉背井、乞食逃生的慘況；〈阻礙行〉則寫出了百姓因饑餓而吃盡野草樹皮，「青青榆樹皮，我行剝作糜。皮盡榆亦死，人饑無已時」的淒涼情景。孫海洋認為許瑤光反映時代亂離的詩作，「詩風更近白居易，但較白詩深沉」<sup>34</sup>。許瑤光的記遊寫景之作，「雅淡有致，信手拈來，即為韻章」<sup>35</sup>，這亦證明許瑤光自幼所受的紮實教育與文學薰陶。

大體說來，趙志凡認為《雪門詩草》最值得注意和重視的是大量吟詠時事、考鏡得失，具備史料價值的作品，其次是揭露官場黑暗腐朽、官吏昏庸無能的作品，再次是描寫民間疾苦的作品。<sup>36</sup>這呼應了前面所說，許瑤光強調的是親身見

<sup>31</sup> 王松：《臺陽詩話》，頁 14。

<sup>32</sup> 胡楚生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（台灣學生書局，1993 年），頁 320。

<sup>33</sup> 梁淑安主編：《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》，（北京中華書局，1997 年），頁 118。

<sup>34</sup> 孫海洋：《湖南近代文學》，（北京東方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，頁 180。

<sup>35</sup> 孫海洋：《湖南近代文學》，頁 179。

<sup>36</sup> 趙志凡：〈詩吟時事、考鏡得失——論近代湖南詩人許瑤光的詩歌創作〉，《求索》1999 年第 6 期，頁 91-94。

聞，認為「強顏歡笑喪天真，無病呻吟更聒人」<sup>37</sup>，「故作艱深仍淺薄」<sup>38</sup>；甚至於「意貴纏綿不貴詞，芬菲悱惻繫人思」<sup>39</sup>，只要能夠由心而發，自然能夠打動觀詩者。

### （三）《談浙》與《嘉興府志》

許瑤光不僅是個詩人，還以其史學著作而知名。他的《談浙》四卷，是記載太平軍江南、浙江戰事的重要史籍，被選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編寫，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國歷史大辭典·史學史卷》。《中國歷史大辭典》對《談浙》的評介是：

……記浙江各府屬間及江南一帶戰事始末，內容豐富，事備文賅。其中於雙方軍事部署和有關部屬編制、清軍之擄掠及常勝軍華爾被殲情狀，記載具體，有為他書所不及者。<sup>40</sup>

《談浙》四卷，于同治 10 年（1871）成書，有光緒 14 年（1888）刊本。許瑤光在《談浙》自序謂：

顧自道光庚戌歷咸豐一朝，迄今同治辛未，已二十有二年，均輾轉俯仰於浙東浙西之境。所任之地，赤緊居多，烽火驚心，羽書駭魄。凡夫天時之遷變，地利之險易，人情之糾紛，皆以靜念觀其動態而知其成敗之由也，久矣。茲於交游朋好，搜輯筆記，作談浙一編，聊紀身世之遭逢也。<sup>41</sup>

<sup>37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〈論詩〉第 11 首，見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7 頁 28。

<sup>38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〈論詩〉第 16 首，見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7 頁 28。

<sup>39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〈論詩〉第 30 首，見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7 頁 28。

<sup>40</sup> 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中國歷史大辭典》，（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2589。案：《中國史學史辭典》亦著錄《談浙》，其評介完全相同。見中國史學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中國史學史辭典》，（台北明文書局，1990 年），頁 504-505

<sup>41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談浙》自序，見鄧之誠、謝興堯等編：《太平天國資料》第 6 冊，（台

許瑤光在《談浙》中對太平軍戰事的記述，正如自序所謂，來自「交遊朋好，摘輯筆記。」其中親身經歷的，或只有《談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九日金華失守事略》中，金華失守後太平軍攻入諸暨一段。許瑤光重視史料收集，在官時耳聞目見，均有詳細記載，在對待收集的史料上，抱持慎重態度。由於許瑤光在《談浙》中議論縱橫，記敘翔實，「以靜念觀其動態」；對待「經諱國惡」敢於直書，不盡符合「王庭揚言」，「與奏牘合」，與清代正史史料有「同異之閑」。因此《談浙》一書成爲研究太平軍戰事和太平天國人物的重要史卷，被有關著作廣爲引用。

《談浙》的「談」字，按照許瑤光所寫「凡例」第2條曰：

儀禮難讀，戴禮易知，一則瑣記，一有議詞。情至之文，可歌可泣，推波助瀾，顯出深入；不作記而作談以此。<sup>42</sup>

此表示許瑤光除了以其親身經歷，目睹滄桑，發言爲之，力求持平之論，不爲苛刻之論。同時，「凡談一事，必追溯其所自來」<sup>43</sup>。許瑤光作《談浙》的最大因素之一是「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犧經示象，繫於苞桑」<sup>44</sup>；故此，「人頌中興，此談敗壞，於千萬年，式昭法戒」<sup>45</sup>，書中對於失守之事記錄的特別詳盡，「談雖不求刻而隱情必抉，所以示戒」<sup>46</sup>，便是爲了留給後世人一個足以做爲殷鑒的史實。

---

北文海出版社，1976年），頁557。

<sup>42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談浙》凡例第9條，見鄧之誠、謝興堯等編：《太平天國資料》第6冊，頁559。

<sup>43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談浙》凡例第9條，見鄧之誠、謝興堯等編：《太平天國資料》第6冊，頁559。

<sup>44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談浙》凡例第6條，見鄧之誠、謝興堯等編：《太平天國資料》第6冊，頁559。

<sup>45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談浙》凡例第6條，見鄧之誠、謝興堯等編：《太平天國資料》第6冊，頁559。

<sup>46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談浙》凡例第12條，見鄧之誠、謝興堯等編：《太平天國資料》第6冊，頁560。

更甚者，許瑤光認為當時之人對於戰爭之事，悠悠哆口，淆亂傳說：

僅據文飾之奏報以相品題，而徵信無自矣。余偶談時事，入耳多逆，不覺執筆欲爭，傳信秉公，豈有所偏袒與？<sup>47</sup>

為官正直的許瑤光對於粉飾太平之論不以為然，《談浙》的寫作記錄顯示出他忠於史實的決心，這從《談浙》的各卷標目即可看出：

卷數	標目
1	談咸豐三年設防甯國之始
	談咸豐五年春浙江入賊之始
	談咸豐六年八月常防出援廣信
	談咸豐八年石逆犯衢州遂陷處州旋竄閩疆事略
	談咸豐十年春二月杭州失守克復情形
2	談咸豐十年夏嘉興師守事略
	談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九日金華失守事略
	談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九日紹興失守事略
	談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杭州復陷十二月初一日滿城亦陷
3	談咸豐六年春衢防告警三月廿八日甯國失守及七年徽防事略
	再談七年浙江籌防事略
	談嚴州四次失守及門溪富陽事略
	談咸豐十一年冬台州失守同治元年正月民團克復事略
	談處州事略
	談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甯波失守事略
	談同治元年四月中外官兵克復甯波府城連復各邑事略
4	談災異

<sup>47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談浙》，見鄧之誠、謝興堯等編：《太平天國資料》第6冊，頁574。

	談讖兆
	包立生遇仙記
	談洋兵

光緒元年（1875），許瑤光組織重修《嘉興府志》，自任總修，制定體例，負責總審。光緒三年定稿，秋月開雕，四年季夏竣工，版藏鴛湖書院。光緒五年應各方要求重印一百部。這部《嘉興府志》俗稱《許志》，共 48 冊，88 卷，體例得當，篇帙浩博，記載翔實，被認為是府志中的上乘之作。<sup>48</sup>

### 三、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的類型與特色

文學創作是以心接物，作家用心靈觀照社會人生；文學解讀是以心接心，讀者用心靈觀照、想像作家觀照過的社會人生。創作，各盡所能；解讀，各取所需。<sup>49</sup> 文學作品具有巨大的包容性，提供讀者馳騁想像力的自由空間，讀者對藝術形象的感受，以其自身的生活經驗填寫、補充、深化作品意義。《詩經》豐富的意涵，為中國文學提供豐富的素材，無盡的想像，是創作與解讀互動的最佳例證。

許瑤光的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實際上只有 41 首，在此組詩前有另一首五言詩〈讀《詩經》〉：

感觸出無端，能將國政觀，纏綿貫金石，正變起波瀾，秦漢無人繼，明良

<sup>48</sup> 許維格編：《許瑤光史料集》，（浙江秀州書局，2004 年），頁 70。

<sup>49</sup> 龍協濤：《文學閱讀學》，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 年），頁 1。



一詠難，聖賢兒女共，選政亦何寬。<sup>50</sup>

方盛良認為此乃許瑤光統計之誤，於其論文中更改名稱爲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一首〉。<sup>51</sup> 本文爲免讀者錯認，仍遵循許瑤光之舊稱。關於此組詩的創作主旨，許瑤光於詩前有一段小序：

向未精研註疏，何敢輕說經文，惟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愚者何不許其見愚，偶有觸發，屬為絕句，前人有有韻之語錄，正不妨有有韻之訓詁，妄何敢辭，要免飽食終日之咎，足矣。<sup>52</sup>

許瑤光創作這組詩的年代是清道光 20 至 28 年之間，正是 23 至 31 歲風華正盛的年紀。當時的清朝，民物豐阜，海內安敦，許瑤光誦詩歌、入花草，意氣風發，期待一朝入仕，報効朝廷。這組詩或可視爲許瑤光青年懷抱的閱讀心得。話雖如此，這些個人觸發的詩句，卻具備許多富含深意的論述。本論文按照其內容將之分爲三類，以下分述之。必須特別說明的是，有些詩篇的解說界限並不顯明，本文的分類亦是基於研究上之需要以及個人閱讀之領會。

### （一）闡揚《詩經》之教

孔子（前 551 - 前 479）對《詩經》的研究，目前只有一些片斷記載，最主要的是孔子以《詩經》作爲教育弟子的教材。詩是感情的興發，既有文學上的功用，亦具備德行修養的效能；另一方面，在孔子的時代，《詩經》亦是訓練國際間來往應酬交際的語言工具。換言之，孔門四科的德行，言語，政事，文學，皆可透過學習《詩經》的方法而達成。《論語·陽貨》記載孔子一段時時爲人引用的經典名句：

<sup>50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4-5。

<sup>51</sup> 方盛良：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述考，《中國韻文學刊》，2002 年第 2 期，頁 10。

<sup>52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5。

子曰：「小子何莫學夫詩？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<sup>53</sup>

興、觀、群、怨將《詩經》感發志意、考見得失、和而不流、怨而不怒的四項精神簡要列出，孔子更進一步的對門下弟子指出讀《詩經》可達成的人倫之道，因《詩經》「小之則寫家庭之情感，故近之可以事父；大之則陳政治之美刺，故遠之可以事君。<sup>54</sup>」另一方面，《詩經》多託物比興，用鳥獸蟲魚草木為譬喻，熟悉經書自然多識萬物類名。許瑤光的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第1首詩，開宗明義，便是闡揚《詩經》的教育：

周召庭前詔鯉為，洋洋兩度說關雎，岐山聖德尼山教，王化人倫壓卷詩。<sup>55</sup>

許瑤光此首詩雖只有 28 個字，卻非常精要的將《論語》中孔子對《詩經》的注重顯現出來。第一句「周召庭前詔鯉為」亦出自《論語·陽貨》，接續「興觀群怨」章，乃是孔子教授自己的兒子伯魚：「女為〈周南〉〈召南〉矣乎？人而不為〈周南〉〈召南〉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？」<sup>56</sup>若說孔子以理論性的文字教授弟子，在此章則是以更直接生活化的方式教育伯魚，說明研讀《詩經》的確切性，與「不讀詩、無以言，不讀禮、無以立」<sup>57</sup>相印證。第二句「洋洋兩度說關雎」，指的是《論語》中孔子對於〈關雎〉的評語，一出自《論語·泰伯》：「子曰：『師摯之始，關雎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！』」<sup>58</sup>一出自《論語·八佾》：「子曰：『關雎

<sup>53</sup> 《論語注疏》，（台北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，十三經注疏本），卷17頁5。

<sup>54</sup> （宋）朱熹集註，蔣伯潛廣解：《語譯廣解四書讀本—論語》，（台北啓明書局，無出版年），頁267-268。

<sup>55</sup> 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1頁5。

<sup>56</sup> 《論語注疏》，（台北藝文印書館，1997年，十三經注疏本），卷17頁5。

<sup>57</sup> 《論語·季氏》，見《論語注疏》，卷16頁9。

<sup>58</sup> 《論語注疏》，卷8頁5。

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』<sup>59</sup>〈關雎〉是《詩經》三百篇中的第一篇，歌詠君子思得淑女為配，得之雖樂卻不至淫，未得之雖哀卻不至傷，正是發於情止乎禮的表現，故孔子稱許此種行為。第三、四句「岐山聖德尼山教，王化人倫壓卷詩」，則是許瑤光對孔門詩教的評論，點出孔子注重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、〈關雎〉的因素，從「王化人倫」為出發點，強調《詩經》的風教；另一方面，也隱隱然指出〈關雎〉作為《詩經》第一篇的用意。

關於孔門的詩教，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中有多首提及，顯見遵循傳統道德價值觀的許瑤光對於孔子有著無比的敬意，第 11 首：

界虎投豺惡惡嚴，那知相鼠語尤尖，詈人至死懲無禮，叩脛尼山杖痛砭。<sup>60</sup>

許瑤光以〈鄘風·相鼠〉對照《論語·憲問》篇所載原壤之事。詩序云：「相鼠，刺無禮也。」鄭玄曰：「人以有威儀為貴，今反無之，傷化敗俗，不如其死無所害也。」<sup>61</sup>〈相鼠〉以小動物鼠的外貌行為——有皮、有齒、有體——對照人的無儀、無止、無禮；此詩各家說法不一，有眾多詮解，大體而論，皆以為諷刺之詩。至於何以用老鼠作為起興，嚴粲認為：「舉卑污可惡之物，以惡人之無禮也。」<sup>62</sup>〈憲問〉篇則敘述孔子故友原壤母死，不哭而歌，孔子往視，原壤蹲夷而待並不出迎，孔子一面罵他：「幼而不孫弟，長而無述焉，老而不死是為賊」<sup>63</sup>，一面以手杖敲擊原壤的腳脛。由於二篇皆認為不懂禮的人「胡不遄死」，措語令人十分難堪，許瑤光以「互文」的形式，將《詩經》與《論語》的相同主題連接，彷彿理論與實事的配合，頗收相得益彰之效。文學作品總是和其自己的歷史對話，

<sup>59</sup> 《論語注疏》，卷 3 頁 11。

<sup>60</sup> (清)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6。

<sup>61</sup> 《詩經注疏》，(台北藝文印書館，1997 年，十三經注疏本)，卷 3 之 2 頁 2。

<sup>62</sup> (宋)嚴粲：《詩緝》，(台北廣文書局，1960 年)。

<sup>63</sup> 《論語注疏》，卷 14 頁 18。

在「任何一篇文本中，都是由詞語引發該文與其他文本之間的對話」<sup>64</sup>，《詩經》與孔子的聯結，許瑤光與《詩經》、孔子的聯結，使得文學作品產生歷時性的交會，中國的文學經典被簡約地回顧，透過許瑤光的組詩在讀者的腦中交織。

詩人心有所感，發而為詩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。《詩經·小雅·節南山之什·小旻》有詩人慮國憂王之意，其第六章云：

不敢暴虎，不敢馮河。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<sup>65</sup>

此章言人皆不敢徒手搏虎，不敢徒步渡河，知其危險；然眾人但知一端之危機，不知其他更甚者，即謀之邪辟，危及國家。詩人慧心，恐懼戒慎，如臨深淵恐墜於水，如行薄冰恐破而下陷。<sup>66</sup>此詩寓言微婉，嘆息省戒，詩人忠勤誠懇之意輾轉於字句之間。故傅斯年（1896-1950）認為「雅中之怨則瞻前顧後，論臧刺比，述情於政，以政寄情」<sup>67</sup>。《論語·述而》有一則孔子與子路討論打仗治軍旅之事，孔子取〈小旻〉句意以變化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；必也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」<sup>68</sup>，以之教導自負其勇的子路。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第40首：

吐詞風雅入天然，暴虎馮河論戰年，何止斷章兼斷句，得魚無處不忘筌。<sup>69</sup>

許瑤光此詩即歌頌孔子能夠熟稔經書，變造活用，同時用《莊子·外物》的「得

<sup>64</sup>（法）蒂費納·薩莫瓦約著，邵煒譯：《互文性研究》，（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6。

<sup>65</sup>《詩經注疏》，卷12之2頁19-20。

<sup>66</sup>王靜芝：《詩經通釋》，（輔仁大學文學院，1995年），頁418。

<sup>67</sup>傅斯年：《詩經講義稿》，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98-99。

<sup>68</sup>《論語注疏》，卷7頁3。

<sup>69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1頁11。

魚忘筌」<sup>70</sup>稱讚孔子，不受言語文詞局限，領悟之餘尚能妙喻哲理。許瑤光以孔子為例，指出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深刻關連。文學解讀的過程中，欣賞者的人格、個性、趣味，與其觀照的對象存在一種深遠的、內在的對應關係，或相似、或印證、或契合。從《詩經》到孔子，從孔子到許瑤光，在閱讀《詩經》的流動過程裡，許瑤光無疑領會孔子對作品的獨特思想。這可以視為《詩經》典籍的傳承，亦可視為許瑤光對儒家道統的延續，故論者認為許瑤光的詩作中，流露出「延續幾千年的儒家的憂生憂世情感。」<sup>71</sup>

春秋時代的貴族們學詩的最大功用，是在朝會聘問時的應對運用，從《左傳》等書的記載中，大多是斷章取義的賦詩表意以代言，稱為專對。此外，當時一般人士講話發表意見，亦多引詩句為證以增強其意見的力量。<sup>72</sup>做為一個教師的孔子，不僅僅注重單方面的知識傳遞，更強調雙向的交流——弟子的回應。有教無類的孔子，採取因材施教的方法，視弟子資質而教以不同的課程內涵。故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」<sup>73</sup>關於此項方針，許瑤光觀察敏銳，在第39首云：

不獨詩家貴別腸，解詩亦貴破尋常，杏壇弟子三千盛，可與言詩只賜商。<sup>74</sup>

「賜」與「商」即子貢、子夏，《論語·學而》<sup>75</sup>與《論語·八佾》<sup>76</sup>分別記錄

<sup>70</sup> (清)王先謙：《莊子集解》，(台北世界書局，1962年)，頁132。

<sup>71</sup> 方盛良：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述考，《中國韻文學刊》，2002年第2期，頁10。

<sup>72</sup> 裴普賢：《詩經研讀指導》，(台北東大圖書公司，1991年)，頁57。

<sup>73</sup> 《論語·雍也》，見《論語注疏》，卷6頁7。

<sup>74</sup> (清)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1頁11。

<sup>75</sup> 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子貢曰：『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』子曰：『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』子貢曰：『詩云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謂與？』子曰：『賜也，始可言詩已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』」見《論語注疏》，卷1頁8。

<sup>76</sup> 《論語·八佾》：「子夏問曰：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，何謂也？』子曰：『繪事後素。』曰：『禮後乎？』子曰：『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』」見《論語注疏》，

孔子與其談詩的經過，師生談論《詩經》，孔子對其二人的應答十分滿意，都以「始可與言詩矣」的稱許話語作為「對話」的結束，許瑤光以此事說明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。

世界森羅萬象，宇宙奧秘重重，藝術作品是人將感覺到的情感化為另一種形式呈現給其他人，可說是情感生活在空間、時間的投影。孔子在川上見到水流不息，能夠發出讚嘆，領悟生命的可貴，從中看見人生的道理：「源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，有本者如是。」<sup>77</sup>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中許多首涉及孔門詩教，以實際的故事佐證《詩經》章句，「語言精美，形象生動，意味雋永，內容凝煉，辭約豐富，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，內容與形式的統一」<sup>78</sup>。

## （二）辨明《詩經》異說

《詩經》是中國第一部歌謠總集，記錄周代社會生活及其禮樂制度。對於詩篇的來源，採詩、獻詩之爭論，以至於孔子編詩、刪詩之說，無不成為歷代研究《詩經》者首先必須面對的課題。許瑤光在此組詩中亦對此提出自己的觀點，如第 17 首：

齊首雞鳴衛柏舟，二南維鵲應雎鳩，編詩大半房中始，犧象咸恒一例求。<sup>79</sup>

許瑤光舉出〈齊風·雞鳴〉、〈鄘風·柏舟〉、〈召南·鵲巢〉、〈周南·關雎〉四首詩作說明，此四詩所述皆為夫妻人倫之事；許瑤光認為《詩經》篇章的排列順序

---

卷 3 頁 4-5。

<sup>77</sup> 《孟子·離婁》，見《孟子注疏》，（台北藝文印書館，1997 年，十三經注疏本），卷 8 上頁 9。

<sup>78</sup> 方盛良：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述考，《中國韻文學刊》，2002 年第 2 期，頁 11。

<sup>79</sup> 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7。

具備深切之意義，蘊含著編詩者由內而外、以己推人的道理，和《易經》卦象之數理相同；這即是中國儒家強調的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順序。至於編詩者，許瑤光贊同為孔子，第 37 首云：

卷阿以後繼民勞，編訂尼山寓意高，潤色諛詞誇應制，竟忘叢脞拜臬陶。<sup>80</sup>

《詩經·大雅·生民之什·卷阿》之後是〈民勞〉，一是頌揚之作，一是相戒之辭<sup>81</sup>，許瑤光認為編詩的孔子如此安排必有其深遠的涵義。〈卷阿〉從內容上觀察當是周王與群臣出遊卷耳，詩人陳詩頌王的歌。故「詩中贊美周王儀容聲譽之美、群臣之賢、扈從之盛。<sup>82</sup>」尤其是第九章，全用比喻：

鳳凰鳴矣，于彼高岡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陽。萋萋萋萋，誰誰喑喑。

此章變興體為比體，華麗的意境與「天子得人，野無遺賢」的盛況十分吻合。<sup>83</sup>

〈民勞〉是一篇「同列互相勸戒的詩」<sup>84</sup>，全詩維持《詩經》重章疊唱的形態：

以「無縱詭隨」為一篇之主，每一章所變換的詞如無良、昏愒、罔極、醜厲、繾綣，則描繪出詭隨小人的種種情狀，章法于整齊中見變化，渲染出一派「國將亂矣」的嚴峻氣氛，充分表達了詩人言切意深的良苦用心。<sup>85</sup>

從〈卷阿〉歌頌讚揚之詞、雍容華貴的高調，轉而為〈民勞〉憂時感事、坦直誠摯之詞，淒苦愁悶的低調，許瑤光明確指出編詩者孔子的特殊意蘊，故在第 37 首之下，許瑤光自註曰：「聖人編詩繼以民勞，與以鴻噉繼車攻吉日同一垂戒。<sup>86</sup>」

<sup>80</sup> (清)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10-11。

<sup>81</sup> 參考王靜芝：《詩經通釋》，(輔仁大學文學院，1995 年)，頁 552-557。

<sup>82</sup> 劉毓慶編著：《詩經圖注(雅頌)》，(高雄麗文文化事業，2000 年)，頁 435。

<sup>83</sup> 程俊英、蔣見元著：《詩經注析》，(北京中華書局，1996 年)，頁 832。

<sup>84</sup> 裴普賢編著：《詩經評注讀本》下冊，(台北三民書局，1997 年)，頁 481。

<sup>85</sup> 程俊英、蔣見元著：《詩經注析》，頁 837。

<sup>86</sup> (清)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11。

鴻嗷是即〈小雅·鴻雁之什·鴻雁〉之句「鴻雁于飛，哀鳴嗷嗷」，是「歌詠使臣安撫流民之勞苦」<sup>87</sup>之詩。而〈車攻〉、〈吉日〉均出自〈小雅·南有嘉魚之什〉，〈車攻〉與〈吉日〉皆是讚美宣王田獵之詩，二詩雖有氣象大小之別，對於君主田獵修武、威儀齊備的盛典，無不鋪張揚厲地描繪出偉大雄武的場面。如同〈卷阿〉之後接〈民勞〉，許瑤光認為〈車攻〉、〈吉日〉之後接續〈鴻雁〉顯示出編詩者相同的深刻意涵，此深遠的教化之心，便是為了讓後世讀詩者體會此一詣旨苦心。

關於〈車攻〉、〈吉日〉二詩，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的第25首云：

子虛賦上悔輪臺，羽獵長楊漢火頽，吉日車攻誇搏獸，哀鴻轉眼澤中來。<sup>88</sup>

漢代司馬相如（前179-前118）作〈子虛賦〉，揚雄（前53-18）作〈羽獵賦〉、〈長楊賦〉，漢賦皆以誇飾炫耀為能事，為大漢帝國錦上添花，滿足帝王之虛榮心。許瑤光舉漢賦與漢朝國運之例，用以說明好大喜功、不顧百姓之君主，其國祚實無法長久；此事古有明證，早在漢代之前的《詩經》已記載，即〈車攻〉、〈吉日〉、〈鴻雁〉三詩可見。〈車攻〉第三章曰：「之子于苗，選徒囂囂，建旌設旆，搏獸于敖。」短短十六字，描繪出隨徒眾多、旗旄序整、大營之嚴肅氣象，而如此大費周章卻不過是君主舉行田獵，許瑤光對於此種舉動顯然並不認同，頗有好大喜功之譏，故下一句即言「哀鴻轉眼澤中來」。〈鴻雁〉三章，用了兩個「哀」字，此詩以鴻雁起興，點出流民貧窮困境的生活，茫無頭緒的日子，故今以哀鴻喻流民。許瑤光串連三篇詩義，表達個人的政治觀，在上位者應該勤政愛民，關懷百姓疾苦，而非以自己的遊戲田獵為先；流民的產生自然是不得溫飽，無安居之所，論其因果即君主之過。由此詩可知，許瑤光青年時代的過人之論，在其任

<sup>87</sup> 裴普賢編著：《詩經評注讀本》下冊，頁107。

<sup>88</sup> 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1頁8。



宦之際皆一一實現，不畏強權為百姓發聲，努力建設為人民謀福。

至於編詩的順序之說，此項問題關涉歷來爭論不休的《詩經》正變之說，其說出於詩序：「至於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變雅作矣。<sup>89</sup>」既言變詩之作，詩序接著說明作變之由：

國史明乎得失之跡，傷人倫之廢，哀刑政之苛，吟詠情性以風其上，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。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，發乎情、民之性也，止乎禮義、先王之澤也。<sup>90</sup>

由於詩序，後世據此為正變之分，但對於正變之說各有論理。綜觀《詩經》正變之說，於詩本身並無必然用意，所持理由紛紜各異，許瑤光提出此說，想必是讀《詩經》之感，其自身非經學家，亦聊備一說而已。故此，許瑤光在第 38 首，進一步的說明他對此問題的結論：

變風變雅語難拘，變內何曾一正無，正少變多應有意，六經垂教在憂虞。<sup>91</sup>

按照《詩經》正變之說，二南 25 篇為正風，〈鹿鳴〉至〈菁莪〉 16 篇為正小雅，〈文王〉至〈卷阿〉 18 篇為正大雅；邶至豳十三國風為變風，〈六月〉至〈何草不黃〉 58 篇為變小雅，〈民勞〉至〈召旻〉 13 篇為變大雅。<sup>92</sup> 實際上就詩論詩，「以美為正，以刺為變；以治為正，以亂為變；皆無不可。<sup>93</sup>」許瑤光明確表示正變之說有其疑惑不解之處，正詩、變詩的界限實難嚴格劃分，但仍強調存在之價值；「正少變多應有意」一句，顯示出許瑤光的個人經學觀，認為不僅是《詩

<sup>89</sup> 《詩經注疏》，卷 1 之 1，頁 12。

<sup>90</sup> 《詩經注疏》，卷 1 之 1，頁 13-14。

<sup>91</sup> (清)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11。

<sup>92</sup> 案：關於正變之詩篇，歷來有許多不同的分法，此處據朱熹《詩集傳》。見(宋)朱熹集注：《詩集傳》，(臺灣中華書局，1978 年)。

<sup>93</sup> 徐英：《詩經學纂要》，(台北廣文書局，1981 年)，頁 51。

經》一書，包括所有的六經都具有教化之功能，深厚之內蘊。

此外，對於《詩經》中的某些篇章，許瑤光感到不解或無法詮釋者，亦作詩記錄，如第 16 首：

舒無感悅并驚龍，何異踰牆戒折桑，誘女懷春稱吉士，風花疑案費猜詳。<sup>94</sup>

此首敘述的是〈召南·野有死麕〉與〈鄭風·將仲子〉，二詩描繪女子懷春之閨情，欲迎還拒的矛盾心態。〈野有死麕〉被胡適（1891-1962）認為最有社會學上的意味，描繪出初民社會的求婚儀式，白茅包裹的死麕與死鹿正是吉士誘佳人的贄禮。方玉潤則認為〈將仲子〉一詩：

難保非采自民間閭巷、鄙夫婦相愛慕之辭，然其義有合於聖賢守身大道，故太史錄之，以為涉世法。<sup>95</sup>

事實上，〈野有死麕〉與〈將仲子〉兩首詩表現出懷春少女的精神狀態，豐富的心靈內涵，展示出少女內在的層次和曲折。許瑤光感到難解之處在於「吉士」之名稱，何以引誘女子懷春仍稱之為吉，這或許是許瑤光個人的知識侷限，對於民俗社會學的欠缺，導致解詩的困惑。可喜的是許瑤光並未如前代學者一般，因此斷定此二詩為「淫詩」，這是值得肯定與稱許之處。

### （三）文學藝術審美

詩歌在作為交際工具的日常語言的基礎上，形成一種包含更多涵義的與眾不同的語言。《詩經》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，是時代的產物，社會人生的反映，被視為中國文學四言詩的代表，亦是中國文學之源頭，啟發後世文人無限創作題材。

<sup>94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7。

<sup>95</sup>（清）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（台北藝文印書館，1981 年），卷 5 頁 16。

許瑤光在此組詩中，多次指出後繼者對《詩經》淵源的承續。除眾人時常引用的第 14 首（見前引），〈君子于役〉一詩開啓唐朝文人的閨怨類型詩，將盼歸少婦的獨特心理藉由「黃昏」呈現，利用時間的概念加強心理的層面。另一方面，此種「事」與「景」的配合，亦創造出意象的深度。相同的例證，許瑤光指出曹操（155 - 220）〈短歌行〉的淵源，見第 18 首：

長繩難繫日烏傾，對酒英雄慷慨情，鐘鼓衣裳謀喜樂，山樞已肇短歌行。<sup>96</sup>

觀〈唐風·山有樞〉全篇詩句，有勸人「有衣食車馬當及時享用之意」<sup>97</sup>，此種慷慨豪邁、及時行樂之情，亦成爲中國文學的寫作母題，爲曹操提供一個抒發延續的英雄之情。古詩云：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，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。」對於時間的流逝，成就偉大事業者的體會比起一般人更加深刻，縱使抗拒光陰轉動亦無力挽住時間的巨輪，正如許瑤光所言「長繩難繫日烏傾」。與其坐以懷憂，不如鼓瑟歡唱、行樂當下，與嘉賓同享美酒佳餚。作家的創作內容與其精神狀態密切相關，從〈唐風·山有樞〉到〈短歌行〉，開啓了中國文人的遊樂心態，將現實中的情感體驗化爲文學創作的內在動力，李白（701-762）的名篇〈將進酒〉便一方面寫出及時行樂的賞玩態度，另一方面又顯露出對現實期待的矛盾。<sup>98</sup>

除此兩首之外，許瑤光在第 37 首（見前引）下自注曰：「君愛巡遊而臣歌伴奂，詩中絕無戒意，實後世臺閣諛詞之嚆矢」<sup>99</sup>。〈卷阿〉第二章云：「伴奂爾遊矣，優遊爾休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似先公曾矣。」此章頌君主之壽考福祿，優遊不迫，婉而易入；整首詩則讚揚君主，描寫遊宴時的歡樂氣氛：

全詩章法嚴謹，意象諧合，詞語形象精煉，寓誠於頌，是雅詩中之佼佼者。

<sup>96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7。

<sup>97</sup> 王靜芝：《詩經通釋》，（輔仁大學文學院，1995 年），頁 240。

<sup>98</sup> 參考金性堯：《閒坐說詩經》，（台北漢欣文化事業，1990 年），頁 139。

<sup>99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11。

依照許瑤光自己的註解，認為〈卷阿〉一詩並無規勸諫誡之意，完全是臣子一意歌頌附和之詞，開啓後世「臺閣體」阿諛諂媚的詩風。明代從成祖永樂至憲宗成化（1403-1487）年間，文壇出現以楊士奇（1365-1444）、楊榮（1371-1440）、楊溥（1372-1446）「三楊」為代表的詩文。三楊皆為當時「臺閣重臣」，身居高官，所作詩文都平正典雅，時人稱為「臺閣體」。此種文章歌功頌德，粉飾現實，平正有餘，精勁不足，至末流則膚廓冗長，千篇一律。「臺閣體」的產生因政治的安定，社會的繁榮，三楊拜相入閣，恩寵不衰；具體的生存環境與獨特的人生際遇導致三楊與其他作家的根本差異。至於《詩經·卷阿》中的臣屬，一味頌揚君主，許瑤光認為與後世「臺閣體」作家如出一轍。

中國詩人在作品中顯現的往往是生命情調與文化心態，每一個作家都具有自身鮮活的感性生命力，以及在此基礎上培養的理性思辨能力。《詩經》非一人一時一地所作，包容更多不同形式種類的篇章。重要的是《詩經》留給後世人，除了經學教化之外，更有豐富的文學能量。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中關於此類作品，體會最深，第 27 首：

但束薪蒸不束芻，麾肱畢集景堪娛，若評三百詩中畫，一幅平林散牧圖。<sup>101</sup>

此首述說〈小雅·鴻雁之什·無羊〉：

誰謂爾無羊？三百維群。誰謂爾無牛？九十其犝。爾羊來思，其角濺濺；  
爾牛來思，其耳濕濕。或降于阿，或飲于池，或寢或訛。爾牧來思，何蓑何笠，  
或負其餼。三十維物，爾牲則具。爾牧來思，以薪以蒸，以雌以雄。  
爾羊來思，矜矜兢兢，不騫不崩。麾之以肱，畢來既升。牧人乃夢，眾維

<sup>100</sup> 周嘯天主編：《詩經鑑賞》，（台北五南圖書出版，1996年），頁1015。

<sup>101</sup> 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1頁8。

魚矣，旒維旗矣。大人占之，眾維魚矣，實維豐年；旒維旗矣，室家溱溱。

102

《詩經》此篇描繪出牧事有成，牛羊眾多。經濟生產直接影響人民生計，成長茁壯，數量成群的牛羊，正代表著生活富足。牧人之夢，魚之多是豐年之兆，旒旗是室家眾多，人口繁盛之兆。此篇〈無羊〉的描寫手法，從近處聚集的羊角、牛耳開始，漸漸拉開距離，看見牛羊們或從山陵緩步而下，或在池畔飲水，或寢或臥。畫面一旁有行走的牧人，有的背負著簞笠，有的背負著食物。向晚時分，牧人們帶著捆綁的薪蒸、獵獲的禽鳥，趕著牛羊回返家園。許瑤光將此幅美麗的情景命名為「平林散牧」。別具詩心的許瑤光體認到《詩經·無羊》的藝術美，詩中牧人與牲畜的一舉一動，在具象化、戲劇化的景象中，活生生的表現，「寫景生動而情思不匱，委婉中隱隱吐生新秀」<sup>103</sup>。

「詩中有畫」乃是詩的最高境界，文字的平面性卻能帶給讀者活潑躍動的生命力，顯示出作者的非凡技巧。《詩經》形象化的描繪，對於人民感情的流露，社會生活的反映，時代思想的表現，無不肖物化工，生動真切，歷歷如繪。中國詩的傳統在於抒情，「無論以情節記事取勝，或以反覆跌宕，一唱三歎見長，都不外是抒情方式的不同」<sup>104</sup>。許瑤光對於《詩經》的抒情，不僅注重詩中有畫，更聯結現實景況以表達自己的道德意識，如第 15 首：

莫顧歌殘莫我聞，河滸葛藟赤糾紛，抵他一幅流民畫，飽雀飢鳥各自羣。<sup>105</sup>

此首敘述〈王風·葛藟〉，朱熹（1130-1200）認為此詩乃是「世衰民散，有去其

<sup>102</sup> 《詩經注疏》，卷 11 之 2，頁 11-13。

<sup>103</sup> 陳器文：〈唐宋絕句意象美之探討〉，見《文史學報》第 4 期，國立中興大學出版，頁 79。

<sup>104</sup> 陳器文：〈論詩經的憂患意識〉，收錄於林慶彰編：《詩經研究論集（一）》，（臺灣學生書局，1992 年），頁 251。

<sup>105</sup> 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7。

鄉里家族而流離失守者，作此詩以自嘆。<sup>106</sup>」此詩迴環反覆，三章疊詠，並使用頂真的修辭技巧，強調情感的層次，全詩如下：

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滸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父。謂他人父，亦莫我顧。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涘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母。謂他人母，亦莫我有。綿綿葛藟，在河之漘，終遠兄弟，謂他人昆。謂他人昆，亦莫我聞。

這是「大動亂時代流落異鄉者的悲歌」<sup>107</sup>，三章一意，先言父，次言母，再次言兄，顯示出家庭倫理的次序感。中間頂真一句，加深了乞兒孤子的窮困感。許瑤光注重的不僅是這些居無定所、四散無依的流民圖象，更深一層的指出造成此種景象的緣故，「飽雀飢鳥各自羣」正血淋淋的昭示上位者的殘酷。貧富的差距，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，正是當時的環境寫照。《詩經》裡具有「憂患意識」的詩人寫下時代的奔亡流離之音<sup>108</sup>，「知我者，謂我心憂。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。」數千年之後的許瑤光穿透時間的光廊，直達詩人的內心，感受到詩人「一往情深，低徊無限」<sup>109</sup>的綿延情意。又第21首：

同澤同袍意氣誇，贈車贈玉勢豪華，五陵游俠雄天下，遷史猶推劇孟家。<sup>110</sup>

此首論述《詩經》的兩首詩，均出自秦風，一為〈無衣〉，一為〈渭陽〉。〈無衣〉以豪邁的口氣，自問自答的句式，描繪出戰士們同仇敵愾、奮勇當前的袍澤精神。〈渭陽〉展示的則是外甥對舊父的情義：

<sup>106</sup> (宋)朱熹集注：《詩集傳》，(臺灣中華書局，1978年)，頁46。

<sup>107</sup> 裴普賢編著：《詩經評注讀本》上冊，(台北三民書局，1997年)，頁274。

<sup>108</sup> 案：關於《詩經》中的憂患意識，顯現的或只屬於一種質樸的內容，其後或因各時代所憂所患之不同，表現出更為敏細綿繁的情感。詳見陳器文：〈論詩經的憂患意識〉，收錄於林慶彰編：《詩經研究論集(一)》，(臺灣學生書局，1992年)，頁251-265。

<sup>109</sup> (清)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(台北藝文印書館，1981年)，卷5頁1。

<sup>110</sup> (清)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1頁8。

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陽。何以贈之，路車乘黃。我送舅氏，悠悠我思。何以贈之，瓊瑰玉佩。

見舅如見母，路車乘黃、瓊瑰玉佩雖為貴重之物，猶嫌不足也，短短的 32 個字卻有無限情意，感慨深長，動人骨肉。許瑤光認為〈無衣〉的意興風發與〈渭陽〉的豪華派勢，展現出「游俠」之風範。按照《史記》對於游俠的定義：

今游俠，其行雖不軌於正義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厄困。既已存亡死生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，蓋亦有足多者焉，且緩急，人之所時有也。<sup>111</sup>

「游俠列傳」中記載劇孟以任俠顯諸侯，行事只為他人不為己，死時「家無餘十金之財」。許瑤光認為〈無衣〉與〈渭陽〉二詩所描寫的情景，已具司馬遷（前 135-前 87）的游俠標準，甚至於認為《史記》若述游俠之源頭當以《詩經》為始。由此可見，許瑤光解詩的特殊大膽之處，已經超脫一般經學家的經典化，在某些程度上將《詩經》視為一部單純的文學作品。

除了文學意境上的掌握，許瑤光亦注意到《詩經》字法章句的特色，如第 5 首與第 7 首：

谷風匏葉定方中，邛與雞鳴擊鼓風，葛屨鴟鴞秦駟馱，九詩章法野麇同。<sup>112</sup>

桃花灼灼柳依依，疊字重聲一串璣，最是碩人犀齒利，參差燕燕貌雙飛。<sup>113</sup>

許瑤光認為《詩經》中以國風的疊章最多，即使〈邶風·柏舟〉、〈鄘風·蟋蟀〉、〈衛風·伯兮〉、〈秦風·小戎〉雖無疊章，卻有疊句，而第 5 首中所舉出的 10 篇詩無疊句，如同頌般。第 7 首則與劉勰（465？ - 522？）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

<sup>111</sup>（漢）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，（台北鼎文書局，1976 年），卷 124，列傳第 64。

<sup>112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6。

<sup>113</sup>（清）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 1 頁 6。

所論<sup>114</sup>，異曲同工，皆論述《詩經》疊字之妙。另一方面，第13首：

文章曲折始鮮妍，衛美齊桓瓊玖篇，三字金丹無限思，商量匪報也纏綿。<sup>115</sup>

許瑤光從《詩經》的字句著手，注意四言詩為大宗的《詩經》運用三字句的巧妙，這是從文體形式上分析探討的心得。《詩經》正體為四言，但有一言，如〈緇衣〉篇的「敝」、「還」字；有二言，如「祈父」、「肇禋」；有三言，如「螽斯羽」、「振振鷺」；五言，如「誰謂雀無角」、「胡為乎泥中」；六言，如「我姑酌彼金罍」、「嘉賓式燕以敖」。<sup>116</sup> 許瑤光以〈衛風·木瓜〉來說明非齊言詩的妙處：

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，匪報也，永以為好也。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，匪報也，永以為好也。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，匪報也，永以為好也。<sup>117</sup>

以四言詩為主的《詩經》卻出現一首五言詩〈木瓜〉，十分獨特。此詩語言質樸明朗，尤其甚者，在疊章吟詠之外，加入三字句「匪報也」。許瑤光認為此種作法帶給讀者無限的遐思，誦讀之間有不盡纏綿的意蘊，餘音裊裊，不絕如縷。

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能夠在清代考據學家的字句訓詁之外，別立畦徑，從作品的形式與內容解讀。另一方面，許瑤光用七言絕句的體裁表達自己對《詩經》的閱讀體認，藉短詩以取勁，直指中心。

<sup>114</sup> (南北朝) 劉勰：《文心雕龍》，(台南唯一書業中心，1975年)，頁693-694。

<sup>115</sup> (清) 許瑤光：《雪門詩草》，卷1頁7。

<sup>116</sup> 參考(清) 沈德潛：《說詩碎語》，(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8年)，頁189。

<sup>117</sup> 《詩經注疏》，卷3之3，頁15-16。



#### 四、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與論詩絕句

杜甫的〈戲爲六絕句〉用筆矯健，議論宏深，或談詩歌風格與意境，或給予過往作家相當的評價；杜甫提出自己對詩的觀念，亦揭櫫學詩的正確方法。<sup>118</sup> 杜甫的這組詩各成單元又自具體系，具備原創性的意義，最重要的是對於後世的深遠影響。如李商隱〈漫成三首〉，元好問〈論詩絕句三十首〉，王漁洋〈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〉等等，皆延續杜甫〈戲爲六絕句〉的文學形式；換言之，杜甫的「戲」作，卻爲後世的中國文學開創一條文學批評的新道路。若從此一角度觀察，許瑤光的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亦是承繼此一傳統，利用絕句的文學體式，在篇幅短小、有限的 28 個字中，言簡意賅的表達個人的閱讀心得與感想。沈德潛（1673 - 1769）認爲：

絕句以語近情遙，含吐不露為主，只眼前景，口頭語，而有弦外音，味外味，使人神遠，……。<sup>119</sup>

沈德潛所指即中國詩學上的「意象」，是一種「視覺上的繪畫效果」，意象不是憑空而來，必有賴於詩心的蘊釀與錘鑄。<sup>120</sup> 另一方面，周益忠《論詩絕句發展之研究》一書中則指出論詩絕句此種文學批評方法的四種困境：篇幅短小、語義模稜、時空隔絕、風味漸泯。<sup>121</sup> 顯見論詩絕句的困難與窘迫。

一個作家的文學風格取決於個人的思想與直覺的表現形式，作品成爲一個

<sup>118</sup> 張夢機：〈杜甫變體七絕的特色〉，收錄於呂正惠編：《唐詩論文選集》，（台北長安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261。

<sup>119</sup>（清）沈德潛：《說詩碎語》，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219

<sup>120</sup> 參考陳器文：〈唐宋絕句意象美之探討〉，見《文史學報》第4期，國立中興大學出版，頁71-72。。

<sup>121</sup> 周益忠：《論詩絕句發展之研究》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2年。

相對完整的內在世界：

作家的創作心理不僅只是一種情感性的衝動，而且還是針對眼前世界的一種理性把握和道德評判，是一種把情感、理智與道德要求結合在一起的心理能量。<sup>122</sup>

論詩絕句的短小形式如何精確、詳盡的將被批評的作家風格表現出來，又能兼顧本身的個人作品特色，已成爲後世讀者的嚴謹考量。

許瑤光的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選擇中國的經典《詩經》作爲論述、批評的對象，在面對過往無數經學研究者、詮釋者的章句訊詁、文字考釋，許瑤光採取的是一種完全個人式的抒發，闡揚私我對於這部中國經典的閱讀體認。從文學閱讀學的觀點來看，優秀的文學作品具備多方面的潛在價值，作品的特性、功能進入讀者的視野範圍與讀者的專業素養相關。如果將文學視爲文化現象，按照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對不同文化現象加以排列，可以看見文學自身的具體形態和其他文化形態的關係。<sup>123</sup>

藝術符號不僅是指示某個事理，而且代表著具有某種特殊意義的生活意象，因而可以觸發欣賞者的情感，引起豐富而深沉的聯想，而不至於只是得到某種概念。<sup>124</sup>

《詩經》啓發後世的文學素材十分豐富多元，各種層面、類型都具備。許瑤光從《詩經》的藝術符碼中尋找出屬於自己的獨特體驗，依照個人的體會穿透時間的束縛，聯繫《詩經》與中國文學的脈絡，並以一種開闊的藝術視野，理解中國經典的奧妙。

<sup>122</sup> 徐敏：《文學與資本主義——戈德曼文學思想研究》，（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87。

<sup>123</sup> 錢中文：《文學理論：走向對話的時代》，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1。

<sup>124</sup> 龍協濤：《文學閱讀學》，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215。

經書是中國古代的重要典籍，「恒久之至道，不刊之鴻教」，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；其中，《詩經》不僅是經學史的必讀之書，更因其獨特的體裁形式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首要根源。《詩經》廣泛的內容，在文學、史學、思想的各種價值，使其研究、註釋者層出不窮，傳、箋、注、疏，蔚為大國，聚訟紛紜，爭論無已。無論舊說新議，多有可觀之處，已是中國文學的特殊現象。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中的第 14 首獨獲錢鍾書青睞，用以解釋〈君子於役〉之旨。許瑤光慧心匠運的闡釋，簡單明瞭的用詞，解決詩旨的疑問，亦將《詩經》與後世文學的淵源聯繫。事實上，整組詩對《詩經》有其不同於一般經學家的見解，此於前已一一論述。

許瑤光限於官吏之身，不以文顯，歷來均不受文學家重視，而其事蹟亦較為陌生。本文廣羅搜尋，僅能從有限的資料整理出這位「為官清如水、明如鏡」的賢太守的生平事略；幸者，許瑤光所著《雪門詩草》記錄大部分的顯要事蹟。在嘉興任內的許瑤光：

剛健剛健涵以大度，明決不事苛求，從容就理。先留養，次掩埋。集居民，招商賈。貧者恤之，惡者除之。設嬰堂而幼孩保，復書院而文教興。凡此數端，郡民之叨惠者廣而感德者深也。<sup>125</sup>

從許瑤光閱讀《詩經》的心得體會，印證其之後的宦宦生涯，顯示的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經學教化，學而優則仕的依循道路。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出自《雪門詩草》卷 1《悠游集》，可說是許瑤光閱讀《詩經》之心得觸發，即便如此，整組詩在詞句考證、文學審美、辨明詩旨等各項問題上，皆顯露其一定之文學涵養與論述特點。尤甚者，以七言詩的形式論述《詩經》之系統性的「有韻之訓詁」，許瑤光掌握住言簡意賅、精粹深刻的闡釋特色。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不僅

<sup>125</sup> 上海申報館編輯：《申報》，（台灣學生書局影印本，1965 年），頁 2-3，清光緒 6 年 7 月 23 日。

具備經學研究、詩歌批評的意義，更兼具詩歌創作的價值，展示的是《詩經》文學給後世提供的豐富養分，源遠流長，不絕於縷。

附表一：許瑤光生平事略

清代紀元	西元	年齡	許瑤光 生平事略
嘉慶 22 年	1817		許瑤光出世
道光 2 年	1822	5	父母延師督課，長兄、二兄時購書促之讀。
道光 21 年	1841	24	父親去世，守喪三年。
道光 29 年	1849	32	科拔貢，朝考二等，以知縣用，分發浙江。
咸豐 1 年	1851	34	洪秀全金田起義
咸豐 2 年	1852	35	任桐廬縣知縣，逾 2 月，去杭州，任省試譽錄官。 12 月，任淳安縣知縣。
咸豐 3 年	1853	36	太平天國建立
咸豐 6 年	1856	39	任常山縣知縣
咸豐 7 年	1857	40	任諸暨縣知縣
咸豐 9 年	1859	42	補寧海縣知縣
咸豐 10 年	1860	43	調任仁和縣知縣，再調諸暨縣知縣。 7 月，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進攻諸暨。 9 月，許瑤光帶勇堵剿，力盡城陷，頭額頤項皆刀傷，縣民救之，擁之以行。
同治 1 年	1862	45	許瑤光謁左宗棠於衢州，左宗棠奏保留營。
同治 2 年	1863	46	皇上諭示，准許瑤光留營差委。
同治 3 年	1864	47	左宗棠上奏，許瑤光以知府留浙補用。
同治 4 年	1865	48	任嘉興知府，轄嘉興等 7 縣。
同治 5 年	1866	49	作《雪門詩草》總敘
同治 12 年	1873	56	任期已屆，進京面聖述職，嘉興民眾建「來許亭」，吳仰賢撰〈來許亭記〉，許瑤光撰〈鑿亭之銘〉。 7 月，皇上重許回任嘉興。
光緒 1 年	1875	58	全面修復嘉興至蘇州、杭州鐵路。 組織重修《嘉興府志》。
光緒 2 年	1876	59	關隴肅清，敘籌解協餉功，加三品銜。

光緒 4 年	1878	61	《嘉興府志》竣工，版藏鴛湖書院。
光緒 6 年	1880	63	4 月，嘉興查荒事件。 6 月，許瑤光被掛牌另委。
光緒 7 年	1881	64	新任浙江巡撫命許瑤光回任嘉興知府
光緒 8 年	1882	65	11 月，病逝杭州。

※（此表自製）

### 附表二：許瑤光〈再讀《詩經》四十二首〉

1	周召庭前詔鯉爲，洋洋兩度說關雎，岐山聖德尼山教，王化人倫壓卷詩。
2	情想當然事不真，悠悠反側見何人，關雎苜菜和平曲，泥解幾流蕩子春。
3	澣否私心問答神，不教說煞葛覃春，請聽王季三朝日，世子傳來口吻真。
4	來朝走馬至西岐，寇急搖鞭事可知，陟彼高岡尤顯佐，莫言單騎始秦時。
5	谷風匏葉定方中，邛與雞鳴擊鼓風，葛屨鴟鴞秦駟驥，九詩章法野齷同。
6	君恩稍失眾僚擠，僮僕啾啾賓客稀，顛倒綠衣黃裏日，何曾見慍止旁妻。
7	桃花灼灼柳依依，疊字重聲一串璣，最是碩人犀齒利，參差燕燕貌雙飛。
8	渭清涇濁在秦州，淇水閨中詎遠遊，能救凡民官樣語，居然謫官訴牢愁。
9	清時鍾粟樂妻孥，比到艱難內顧無，不避室人交謫語，乾坤柱石總心孤。
10	升虛望楚降觀桑，大布中興卜室臧，既景乃岡同此意，古人原不恃青囊。
11	界虎投豺惡惡嚴，那知相鼠語尤尖，冒人至死懲無禮，叩脛尼山杖痛砭。
12	五馬千旗聘彼姝，名賢儀表美人俱，懷佳何礙秋風客，始悟西山選政迂。
13	文章曲折始鮮妍，衛美齊桓瓊玖篇，三字金丹無限思，商量匪報也纏綿。
14	雞棲於桀下牛羊，飢渴縈懷對夕陽；已啓唐人閨怨句，最難消遣是昏黃。
15	莫顧歌殘莫我聞，河滸葛藟赤糾紛，抵他一幅流民畫，飽雀飢鳥各自羣。
16	舒無感悅并驚龍，何異踰牆戒折桑，誘女懷春稱吉士，風花疑案費猜詳。
17	齊首雞鳴衛柏舟，二南維鵠應雉鳩，編詩大半房中始，犧象咸恒一例求。
18	長繩難繫日烏傾，對酒英雄慷慨情，鐘鼓衣裳謀喜樂，山樞已肇短歌行。
19	居居究究古風唐，爾雅曾詳註未詳，狐貉以居羔更儉，雞豚不察理堪商。
20	狐裘佩玉渥丹顏，鶉首天宮正醉還，不待六王軍氣墨，早知周鼎入秦關。
21	同澤同袍意氣誇，贈車贈玉勢豪華，五陵游俠雄天下，遷史猶推劇孟家。

22	有情鷺翻宛邱游，市也婆娑亦解愁，爲娶太姬歌舞慣，漢唐公主復何尤。
23	孔嘉新偶舊如何，兒女私情宰相歌，和氣旁流兵氣斂，直從閨閣定山河。
24	魚麗五什燕筵詞，更犒彤弓敵愾師，朝會君臣賓禮重，笑他杯酒便吟詩。
25	子虛賦上悔輪臺，羽獵長楊漢火頽，吉日車攻誇搏獸，哀鴻轉眼澤中來。
26	庭燎鸞旂魏闕前，雅詩初變早朝篇，商量艾字同頌白，正是東方曙色天。
27	但束薪蒸不束芻，麾肱畢集景堪娛，若評三百詩中畫，一幅平林散牧圖。
28	邇言築室道旁謀，匪法先民匪大猶，南渡江山明季局，佞臣奄寺共春秋。
29	無拳無勇住河麋，舌吐如簧君不知，近水人情善柔佞，羣倫藻鑑古如斯。
30	球畢牛箱與斗箕，詩人感觸半離奇，離騷天問從茲出，更挽銀河洗甲時。
31	逃淵鱸鮪戾天鳶，人匪禽魚轉不然，始識桃源原妄誕，民生休遇亂離年。
32	勞者常勞安更安，北山采杞訴艱難，君王嘉我何須怨，功狗西京尙有韓。
33	狐裘麤尾彼都裝，亂後重看士女狂，千古繁華徵景運，結鶉何力繫苞桑。
34	白旄誓眾牝雞晨，牧野檀車肇纘莘，勝國興王俱闡助，民間昏配亦終身。
35	遷岐夷說蹶生文，肇錫昌名望大勳，綿昞斯干同似續，夢熊鳴鳳瑞平分。
36	衮子豈無人道感，不呱始棄置平林，補歌載路覃評句，想見姬公詩律深。
37	卷阿以後繼民勞，編訂尼山寓意高，潤色諛詞誇應制，竟忘叢脞拜皋陶。
38	變風變雅語難拘，變內何曾一正無，正少變多應有意，六經垂教在憂虞。
39	不獨詩家貴別腸，解詩亦貴破尋常，杏壇弟子三千盛，可與言詩只賜商。
40	吐詞風雅入天然，暴虎馮河論戰年，何止斷章兼斷句，得魚無處不忘荃。
41	誰道三閭蘭茝香，周南喬木召甘棠，鳳兮欲語滄浪聽，宣聖論詩楚國強。

## Interpretation with rhymes — — An exploration of Hsu Yao-Kuang's *Forty-two Poems – The Book of Songs Revisited*

Peng Chia-Cheng\*

Abstract

Hsu Yao-kuang (1817 – 1882), an official and poet in the Ching Dynasty, was a great humanitarian and had many achievements in his official career. He was lauded as “the virtuous prefecture chief of modern age” by Shanghai’s *Shen News* (申報). Being a typical man of letters in China, Hsu wrote prolifically, recording his life in poems.

The *Snow-gate Poetry* (雪門詩草) not only depicts Hsu Yao-kuang’s life, but also serves as a testimony to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. *Forty-two Poems – The Book of Songs (詩經) Revisited*, written in Hsu’s youth, reflects Hsu’s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cient text. Poem 14 is the most famous :

雞棲於桀下牛羊，飢渴縈懷對夕陽；已啟唐人閨怨句，最難消遣是昏黃。

This poem is regarded as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of “a gentleman at work in a distant land” (君子於役).

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on the hermeneutics of *The Book of Songs*. Since the time of Tu Fu (杜甫), “poems of interpreting poems” (論詩絕句) has been a specific genre of Chinese literature. Hsu Yao-kuang continued with this tradition and developed a new form in the hermeneutics of *The Book of Songs*.

**Key words :** *The Book of Songs*, Hsu Yao-kuang, poems of interpreting poems (論詩絕句), *Snow-gate Poetry* (雪門詩草)

---

\* Doctoral candidate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.